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五

郡國䄏辨證

河南尹穀城瀍水出瀍字說文水部無新附亦無今禹貢洛誥前後漢皆有此漢俗字或出魏晉古當只作廛

河南尹之末監本有平縣汲古脫此一縣則與上文二十一城不合

河內郡州平臯州下當空一格誤連

修武有濆城濆當作隤注同

共本國淇水出注引博物記曰有綠竹草即衛風淇澳菉竹

河東郡濩澤有郗城山按郗城前志作析城此誤

京兆尹長安注長安城方亦十三里十三城門按亦當作六十三當作十二又安帝永初四年置京兆虎牙都尉居長安此志不載

有蘭池注刻石爲黥魚黥當作鯨

錢大昕曰隸續劉寬碑陰永安長京兆下圭駱口伯彥又有京兆下圭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邽今郡國志

無疑司馬氏脫此一縣或中葉以後省按鄭縣注引
黃圖云下邽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此志本據永和
五年其時已省下邽至桓帝始復而劉寬碑立於靈
帝中平二年錢云司馬脫非也謂中葉省是也據此
益可見郡國皆載永和五年
右扶風汧有吳嶽山本名汧汧水出按今禹貢作岍
說文無岍字此云本名汧謂山名汧也
安帝永初中置扶風都尉居雍縣獻帝省都尉分置
漢安郡此志於都尉本略不載故雍縣下無都尉而
獻帝所置則以此志據永和故不載

美陽注成王有岐山之菟山當作陽

周城注南有周源源當作原

頼川郡頼陰有岍亭岍當作岍

梁國碭山出文石按碭縣名山出文石注也後漢志嘗改縣名後人誤讀遂謂後漢改名碭山非也

薄故屬山陽所都按梁王傳云建初四年以濟陰之薄益梁濟陰二字誤此刻所都上脫湯字

沛國注泰泗州郡按沛國卽前沛郡所屬縣以前志參對不見者多疑皆光武所省泗州據前志當作泗水

沛縣孔宙碑陰作小沛
蘄高祖擊黥布於會甀甀當作𩑺
公江本膠國膠當作滕
紅縣注地道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按紅前志
作虹與虹同昭八年蒐于紅杜曰紅魯地沛國蕭縣
西有紅亭遠據此不當在虹縣注恐非
太丘按故敬丘明帝更名
陳國注高帝置爲淮陽章和二年改屬縣扶樂無注
案此當注云故屬汝南建武三十年以汝南之扶樂
益淮陽國

長平故屬汝南案建武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益淮陽國

魯國所屬有魯國下空一格又云奄國案當以魯字爲句下脫本字國下奄上是故字誤空一格

豫川刺史部郡國六縣邑矦國九十九按矦國上疑脫公字以宋爲公國也

常山國高邑刺史治注法雒陽一千里法當作去

中山國毋極毋當作毌

安國無注按延熹元年屬博陵郡此永和後事故不載下倣此

蠡吾故屬涿按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安平國注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
屬縣首列信都按信都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觀津司馬氏無注按當注云故屬淸河建初四年以
淸河之觀津益樂成
饒陽故名饒屬涿安平故屬涿南深國故屬涿按南
深國國當作澤建初四年以涿郡之饒陽安平南深
澤益樂成國故此三縣皆注云故屬涿也安平南深
澤延熹元年又屬博陵郡
河間郡郡當作國

高陽故屬涿案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陳留郡濟陽注光武王王當作生
酸棗注東有地烏巢地下少名字
祭城注僖二十八年會盟宛濮注曰近濮水會上脫
衞字注曰當作杜預曰下倣此
東郡臨邑有沛廟沛當作泲
竿城注前書故發干城城當作縣
東平國章壽張章下當空一格誤連
泰山郡茌侯國國下當空一格此與下萊蕪誤連
萊蕪有原山淄水出按此淄水當作淄水傳寫誤作

淄但說文亦無淄字前志只作甾

濟北國茌平茌當作茬

山陽郡鉅野有大野澤注縣西南有郥亭按郥當作湨

濟陰郡戍陽戍當作成

兖州刺史部郡國八案前淮陽國屬兖州今續志無其縣有人陳留者

琅邪國琅邪注越紀改越絕其實此書名越紐

廣陵郡注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而所屬凌縣本注云故屬泗水案此所言泗水國與秦所置之泗

水郡無游但前志泗水國所屬有三縣今惟凌改屬
餘皆不見疑光武省

東陽故屬臨淮此下誤空一格當與下文有長洲澤
云云連書

濟南郡注故齊此所謂故者指秦時言之非西漢也
蓋濟南郡之地在秦時本齊國地文帝分為濟南國
景帝又為濟南郡耳至此志又有齊國注云秦置者
意與濟南注同而小異其文以濟南與齊國雖同為
齊地而齊國治臨菑乃其本都故也續漢之齊國郎
前漢之齊郡蓋西漢改國為郡後漢又改郡為國耳

若王莽又改前漢之齊郡爲濟南則任意紛更淆亂

名實殊爲可憎

鄒平東朝陽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北海國注建武有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有

當作省

下密安帝復拒復下當空一格誤連

東萊郡牟平𢓍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盧鄉長廣鄉下當空一格誤連

齊國卽前齊郡但所屬之縣有光武省去者此類多

有不悉出

南郡江陵注孫叔敖冢在城中四十里中當作東

中盧注鼻厭可小小便鼻當作臯上小當作少見水

經注

印侯國印當作卬

江夏郡沙羨邾美下當空一格誤連

下雉蘄春雉下當空一格誤連

鄂平春鄂下當空一格誤連

零陵郡零陵注雍水當作灌水

洮陽都梁陽下當空一格誤連

長沙郡湘南注禹案其文治水文下脫以字

下雋羅雋下當空一格誤連

丹陽郡丹陽疑郡縣名俱當作楊

涇歙涇下當空一格誤連

廬江郡襄安晥安下當空一格誤連

安豐注引杜預曰有雞備亭備或攺人今注疏本仍作備

會稽郡注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立郡吳當作立吳郡

鄮烏傷鄮下當空一格誤連又注分縣南鄉爲長山縣長當作常

餘姚句章姚下當空一格誤連

鄞章安鄞下當空一格誤連

吳郡吳震澤注中有句山句當作包又大雷小雷周處曰舜漁澤之所臣昭案此僻在成陽是也愚謂昭辨舜漁在成陽不在此何得反言是也必有誤

餘杭注顧來當作顧夷

毘陵北江在北闕此蓋知前志但云江在北無北江之稱者實脫落也

何氏焯曰吳郡圖經續記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故餘杭富春皆屬吳郡但

前書有錢唐靈帝時朱儁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按戴就傳揚州刺史歐陽參收就于錢唐獄明當時未嘗并省蓋闕文也愚謂順帝永建云云乃本志文何氏不引而但引圖經續記朱長文之言稍嫌無根錢唐蓋於後漢初曾并省郡國志係據順帝永和永和以後蓋又復置靈帝之事不足相難而何氏據之何氏似不知志據永和者至戴就見獨行傳因揚州刺史歐陽參遣部從事薛安案會稽太守成公浮臧罪收就繫獄及事白就爲後會稽太守劉寵所舉攷循吏傳寵自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轉宗正大鴻臚

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延熹是桓帝號四年上距永和五年已二十二年則就在錢唐獄必是永和五年以後復置錢唐縣耳當永和五年前錢唐固嘗幷省故志無之何云未嘗幷省而志闕文恐誤歐陽參爲揚州刺史成公浮爲會稽太守疑亦必在永和以後但未有據俟再攷

豫章郡南野有臺領山臺下誤空一格當與領字連書

歷陵有傳易山當作傅易山

彭澤縣下空一格然後書彭蠡澤在西誤當連書

平都侯國故安平石陽安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漢中郡上庸本庸國房陵庸國下當空一格誤連又
房陵注建安十三年別蜀新城郡蜀當作置
巴郡注劉焯分巴焯當作璋
江州注引杜預曰有塗山禹娶塗山按塗山在今鳳
陽府懷遠縣古今沿革不常異說已不勝其繁若依
杜預則又在巴郡矣或疑娶塗山與會諸侯之塗山
是兩處予則直疑杜說乃妄造耳
廣漢郡雒縣州刺史治案劉焉傳益州刺史郤儉在
政煩擾益州賊馬相殺綿竹令進攻雒縣殺郤儉是

州刺史治雒縣之證也

蜀郡瀐氐道瀐當作湔

犍爲郡江陽注潛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通剛山下因南潛出剛當作峒因當作西

越嶲郡莋奏奏當作秦

益州郡滇池黑水祠注水是温泉有白蝟山淮有蝟淮字當作涯

石室山出錫盤町山出銀鉛按錫下誤空一格宜連書

栟棟栟一作弄

永昌郡邪龍雲南龍下當空一格誤連

蜀郡屬國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改下誤空一格當連書又注洙水從西來洙疑當作沫西當作卭

嚴道有卭僰九折坂僰疑當作崍又注王陽行步步當作部

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金城下誤空一格當連書

漢陽郡冀有緹羣山有雒門聚山下誤空一格當連書

西注引鄭康成尚書注西在隴西西今謂之八充山
八充山當作兌山傳寫誤分一字以爲二又於从口
从儿之上誤加亠詳後案
武都郡上祿故道祿下當空一格誤連
安定郡朝那注涇水出縣西幵頭山幵當作幵
武威郡鸕陰鸕當作鶉
租厲當作祖厲
酒泉郡安彌故曰綏彌綏當作綏
敦煌郡敦煌古瓜州古上誤空一格當連書
張掖居延屬國注安帝別領一郡郡當作城

涼州刺史部郡十二郡下脫國字

上黨郡長子注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又屯留絳水出注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案若論水道鹿谷山濁漳出云云亦當在長子之下不當入屯留酈道元亦誤劉昭不足以知之詳予尚書後案

銅鞮注晉別宮墟關猶有北城猶下脫存字

沾縣注山海經有少山云云郭璞云在沾按當云在此

壺關注今名無皋當作平皋

泜氏有長平亭注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按白城白字衍

穀遠注羊頭山泌水所出泌當作沁

太原郡晉陽晉水注杜凱曰杜下脫元字

榆次注左傳曰謂塗水曰字衍

于離兹氏離字下當空一格誤連

慮虒當注云音盧夷

西河郡注雒陽北千二百里也也字衍

五原郡父國父當作文

成宜之下西安陽之上當空一格此誤空二格

鴈門郡埒當作垺

馬邑注秦人築城城崩數矣有馬馳走其地周旋反覆依以築城乃不崩其地當作一地

朔方郡大城城當作成

廣陽郡注高帝置爲燕國昭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按據前志昭帝更名當句絕爲郡當句絕此下當增一句云宣帝更爲國然後接世祖云云復字下當增爲郡二字

上谷郡潘永元十一年復甯按復字下當空一格誤連甯當作寧

廣甯當作廣寧

涿鹿注張宴曰宴當作晏

右北平郡俊靡無終靡下當空一格誤連

遼東郡汶當作文

元菟郡西蓋烏烏當作馬

樂浪郡浿水浿當作浿

遼東屬國賓徒徙當作從因下有徒河相涉而誤

交趾郡定安前作安定

九眞郡無功前作無切袁宏後漢紀第七卷光武帝建武十九年作無功疑以功爲正

總論劉注抵捂

志尾總論劉注多所抵捂總論云至於孝順民戸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注引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戸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永和孝順帝號也此數已與大字總論不合此下又引帝王世紀永嘉元年永嘉沖帝號元年汲古作二年從義門何校改戸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𪨊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

孰是愚謂志例應載極後非極盛永嘉既在後且又
較盛固應載或偶得永和籍不得永嘉亦可但皇甫
謐慣造僞言爲晛爲蜮比應劭更難憑依劉乃云校
覈精審愚矣此下又引伏无忌所記永嘉元年戶九
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
四千一百八十三按以應劭數皇甫加若干筭應戶
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六千一百
八萬六千二百二十四又與伏无忌不合劉昭總爲
皇甫謐所誤耳豈知謐專以夸誕欺人高祖父太公
尙爲製名字詭妄如此其言何足信前所云汲古以

元年爲二年必又是南宋書坊妄改因數不合以此彌縫之

博陵郡

前漢地理志涿郡屬縣有安平遼東郡屬縣有西安平甾川國屬縣有東安平按遼東地大約在涿郡之北耳未必在其西是以王莽改名北安平而師古於東安平下引闞駰云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博陵安平即涿郡安平也蓋涿郡安平不言方向是最在前餘兩安平則以東西分列之但漢志實無所謂博陵郡闞駰特借後名以言前事耳趙明誠金石錄洪适

隸釋有博陵太守孔彪碑立於靈帝建寧中而續漢郡國志亦無所謂博陵郡惟後書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李賢注云博陵郡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後徙安平唐博野縣據　皇輿表乃兩漢蠡吾縣今之蠡縣與今之博野縣名同地異（二縣今並屬直隸保定府）博陵郡名實始於此水經第十一卷滱水東過博陵縣南酈道元注云博陵縣即古陸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漢

未罷還安平酈說如此考後書質帝乃勃海孝王鴻之子纘乃桓帝之父置郡乃桓帝事非質帝酈注於此大謬而其餘亦多可疑并後書桓帝紀亦有疏漏何則孔彪碑陰及靈臺楊著等碑陰所列博陵郡所屬之縣有連署博陵者上為郡名下為縣名而此縣外又有安國蠡吾信都安平南深澤高陽凡七縣碑乃當時所刻必不誤惟楊震碑陰列有博陵三人此乃指郡名非縣名不可據今續志無博陵縣而安國蠡吾二縣屬中山國高陽屬河間國惟此外三縣屬安平國耳然則酈何以但言罷還安平而不及中山河間乎意者續志但據順帝

永和五年其時諸縣分隸三國而漢末罷還之時又俱割入安平乎可疑一也酈謂博陵縣即蠡吾縣博陵郡實置於此是說下與李賢合矣但又以爲即陸成縣而前志陸成屬中山國王子侯表有陸城侯貞其蠡吾縣自屬涿郡則非一地無論陸成是縣三國志以爲涿縣之亭誤不待言而如酈說則是博陵也陸成也蠡吾也三者實一矣恐非此縣似與陸成無涉且續志之所以無博陵郡博陵縣者以其據永和不及延熹所置故也而亦無陸成縣豈後漢初又併陸成入蠡吾乎可疑二也姑勿論又據各碑陰所列

博陵郡屬縣以攷前志蠡吾安平南深澤高陽皆屬
涿郡安國屬中山國信都屬信都國若續志所列則
與前志不同已詳上文此永和制也延熹當無大異
然則桓紀當言分中山安平河間置博陵何以但言
中山乎故曰亦疏漏也至博陵本治漢蠡吾唐博野
而李賢云後徙安平者據 皇輿表安平縣漢屬涿
郡東漢屬安平國曹魏仍屬博陵郡晉爲博陵國治
元魏屬博陵郡高齊爲博陵郡治故李賢云云也桓
帝暫立此郡不久即罷乃魏晉以下則復置之遂使
博陵之名甚著且久而安平實爲所治故唐人遂錯

互言之如崔元暐封博陵郡王其從孫戎李商隱稱爲安平公而哭以詩云丈人博陵王名家是矣尋始問錢坫坫善讀書稍閒尋尋又自考得其詳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六

令長

前百官表云萬戸以上爲令萬戸以下爲長續志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其次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應劭漢官儀又云三邊武帝所開縣戸數百而或爲令荆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耳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戸而爲長桓帝以江南陽安爲女公主邑

改號爲令王莽復其故錢大昭作郡國令長攷據紀傳及碑碣并隸釋隸續攷某縣爲令某縣爲長當讓其單行西都則未之及

周官

續百官志云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旣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司馬彪此論表明周官之美實爲篤論後世無知鄙儒紛紛疑且非之即能信者亦從未舉此志以評定何也

十四博士

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此條最明析終兩漢之世常立學者不出此今綜而論之狃于所習蔽于所見選擇去取之間未爲公明如梁丘賀乃忌賢嫉能之小人歐陽大小夏侯皆漢之俗儒爲鄭康成所賤三家詩魯爲近之而齊韓則疏甚矣乃皆得立至若尚書有孔氏古文杜林衛宏賈逵所傳乃孔壁眞本詩毛氏出于子夏春秋左氏親受孔門周官及逸禮三十九篇皆周公孔子之眞本也反不得

立祿利之路每少真賞在漢已然惟易立孟京爲最善下至宋元僅存京房易傳伏生尚書大傳王伯厚所輯三家詩及韓詩外傳而已然皆非全本然則雖謂十四家之學皆亾亦可也亾之最可惜者孟京易也

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

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又徐防傳永元十四年防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收拾鈌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李賢注引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與百官志同

三國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謂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其盛如此東京可知

皇后太子官

執金吾之後次太子太傅大長秋次太子少傅皆皇后太子之屬官自宜聚於一處太子少傅之下方次以將作大匠甚明析前志以將作大匠襍於太子太傅少傅之後詹事大長秋之前殊爲失之

掌樹桐梓

將作大匠掌樹桐梓案周禮庶民不樹者無椁此以見天子亦必自樹以爲宮室器用

越騎

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晉灼曰取其才

力超越劉昭取晉說杂胡騎越騎相對爲名以示威服之遠非必善騎也如說是

官奉

百官志未載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

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劉昭注引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考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彼李賢注即引續漢志以釋之則與此志之文宜無不同矣今以二者參對彼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與此不同考其上下二千石有比二千石六百石有比六百石四百石有比四百石三百石有比三百石二百石有比二百石何以千石別無比千石明係百官志傳寫者於千石奉之下誤脫落月九十斛比千石七字耳但彼文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

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者皆與此文互異則殊不可解至於西京官奉之例前書不見而顏師古注乃於百官公卿表題下詳述其制今以李賢所引續志細校之內惟比六百石顏云六十斛李賢云五十五斛此爲小異而其餘一槩相同夫顏師古所述前漢制也李賢所引後漢制也何相同乃爾且光武紀文於增百官奉之下即繼云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今以校顏注則是千石已上建武固毫無所增而六百石已下僅有比六百石一條不同而如顏說則建武反減

於西京五斛何云增乎此必師古失記建武增奉之事直取續漢志以注百官表以後漢制當前漢制也要之顏與李賢同時所見續漢書志本與劉昭所據之本傳錄參差未知孰是而西京官奉之制則已無可考

奉陖錢穀各半而劉昭又引荀綽晉百官表注備陳漢延平中自中二千石下至百石錢米之數以續志并李賢顏師古二條細參乃知各條所說數皆是立法如此臨時尚須按照當時穀價之貴賤以錢代給其半也前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爲諫大夫秩八百

石奉錢月九千二百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今荀綽所說中無八百石之秩而二千石止錢六千五百比二千石止錢五千多寡相懸如此延平乃後漢殤帝號如荀說後漢奉減於前漢遠矣何云增乎但前葢寬饒傳寬饒爲司隸校尉奉錢月數千司隸校尉秩二千石而云月數千則又與貢禹所言不同存疑備考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七

卒吏

劉盆子傳屬右校卒吏劉俠卿卒吏當作卒史

山東山西

河北之山莫大於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爲山東後漢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在鄴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別攻樂陽從至廣阿以上所說皆在今河北之彰德大名廣平眞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赤

稍西入關光武籌長安必破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是謂河北爲山東也下至李唐尚有以河北爲山東之言詳見後第九十卷鄧禹傳於此下又述禹率諸軍大破樊參王匡等軍遂定河東光武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斬將破軍平定山西云云是謂河東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郡皆在太行之西卽今山西省太原平陽蒲州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近儒乃謂惟河東一郡在山西殊非

又鄧禹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留洛陽勿遷都長

安興說更始曰陛下一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云云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隘也侯夾切見說文十四下阜部大約鄧禹傳之山東山西總據太行分東西鄭興傳之山西卽謂關中今陝西西安等府是其指陝山以西固不待言而所云山東者亦指陝山以東注雖未及可以意揣與鄧禹傳之山東山西皆無涉

陳元傳元上疏曰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則陛下不當都山東也此謂洛陽爲山東其實亦是指陝山以東

又寇恂傳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西顧憂所以得專精山東又鄭康成傳造太學受業又從東郡張恭祖受諸經以山東無足問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此山東與史記秦本紀太史公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亾秦之山東同亦皆謂陝山以東

若吳蓋陳臧傳論山西旣定威臨天下注謂誅隗囂公孫述則隴蜀皆得名山西又不但如鄭興傳以關中爲山西矣

進見東向

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李賢注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愚謂室中以東向爲尊其在堂上則君南面以臨臣北面拜後分侍兩傍固以在左而西向者爲尊在右而東向者爲卑也三代以上君燕其臣皆在室中則臣固有居賓位而東向者矣或君東向臣南北向其賤者西向立侍亦可如鴻門之會是明章之際敬大臣禮師傅禹進見東向蓋在室中待以賓禮帝蓋南向也李賢不分堂上室中而混言之耳說詳前書尚右一條

鄧禹論

論曰鄧公功雖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間云云蔚宗此論不甚貶禹而亦深許光武最爲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七卷爲禹論乃深責光武以功高不賞反覆爲禹惋惜呼冤愚謂禹粗定長安旋爲赤眉所敗廢然而返功頹業喪雖歸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及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爲幸多矣宏此論殊不平

侍中將

鄧禹傳末云鄧氏中興後累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

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案侍中下當有脫字蓋單言將不足以成文也疑當爲中郎將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皆光祿勳屬官宿衞之職故可以中郎將概之鄧氏勳戚家正當爲此耿弇傳末亦云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二者文勢正同凡傳刻脫誤顯然者不悉出疑似者著

之

竇憲傳竇氏父子兄弟竝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此條將字之上疑亦脫中郎二字

急況發兵

寇恂傳爲上谷太守耿況功曹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按當作急發況兵

護軍將軍

馮異傳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蘇茂

將軍二字衍

駱蓋延

馮異傳於赤眉既破之後敘述餘寇之竊據者凡十二人其十一人皆一字爲名而中有駱蓋延蓋字當是衍文蓋延乃光武之虎牙將軍當時同名者王莽有太師王匡更始亦有定國上公王匡赤眉賊帥有樊崇鄧禹西入關所部亦有驍騎將軍樊崇如此非一然此則當是駱延傳寫誤衍

封牟平侯

耿弇傳弇父況與弇弟舒攻彭寵寵死天子嘉況功

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案牟平之上脫舒爲二字

大彤

尤來大槍皆賊之名號而耿弇傳兩處皆作大彤劉植傳伏隆傳亦然未詳

車騎都尉

耿弇傳弇之從子夔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攽曰案文車騎都尉之車字衍愚謂此車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衍文非也

高密侯

李忠傳父爲高密都尉李賢注以高密是國非郡郡乃有都尉國但有中尉無都尉引郡國志高密侯爲證侯字當作國

、信都尉

萬修傳更始時爲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迎世祖案此事見前任光李忠傳信都尉當作信都令

庫鈞

竇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注前書音義庫姓卽倉庫吏後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舍古音若庶

西域則奢上聲而其音開口呼之唐以後佛書盛故其音變今松江府有庫公山考說文卷九下广部庫兵車藏也而厂部無庫字此流俗妄造正如角里別造用字代之鄭樵通志氏族畧載庫氏音舍天台括蒼有此姓此樵妄據委巷小人之姓遂欲以爲典實不足信

寫

竇融傳融作書與隗囂勸降漢光武嘉美詔之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云云案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漢人因借爲傳鈔

書寫之字前書藝文志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賣憲論

賣憲傳因論憲遂及士之不用以此致慨蔚宗議論如此信骯髒之士乎自負傑思有以也但未合危行言孫之宜耳

自搏

趙憙傳憙欲報兄仇挾兵往仇家疾病無相距者皆臥自搏注自搏猶叩頭也考三國志吳韋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上辭曰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裴松

之雖無注然上文旣言叩頭下文卽言自搏則自搏非叩頭李賢注殊誤叩頭以首叩地自搏以手自搏擊悔過而痛自責之意也

大司徒司直

杜林傳林從隴坻歸三輔徵拜侍御史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袁宏後漢紀弟八卷作遷司馬直脫去下司字固屬顯然而司徒之作司馬亦傳寫之誤無疑王良傳亦作大司徒司直蓋司直乃司徒掾屬見司馬彪百官志司馬無之

掌樂大夫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拔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是譚嘗於莽曾受其封爵非揚雄素不與事可比

代郡中尉

蘇竟傳拜代郡中尉中尉當作都尉文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助天當作天助

于吉

襄楷傳順帝時瑯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所得神書注引江表傳吉爲孫策所殺事案吳志策傳裴注亦引此而云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吉是時已百年策亦在建安五年之四月大約距殺吉時不久

竇固軍云云

蘇章傳章祖父純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何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案竇固軍云云此文上下必有脫誤

東園

羊續傳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

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爲左騶案東園當作西園

永平之初

樊宏傳宏族曾孫準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云云案永平當作永初

王嘉數年改刑法百餘事

梁統傳統上疏曰哀平繼體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注謂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說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近儒謂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爲御史大夫三年四月爲丞相元壽元年三月下獄

然爲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百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愚則以嘉爲相出入三年矣祭遵傳大漢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注云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須知古人自有此等文法二百年可稱數百載三年何不可言數年班史紕漏多矣不害爲良史若以耳食之見有意尊班抑范則非也

張純

張純之六世祖湯酷吏也父放倖佞也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爲侍中列侯九百二人爲莽求九錫純列名於首王莽時至列卿則又仕異姓者也旣以敦謹保

全前封又以議禮爲中興名臣異哉

幅巾

鄭康成傳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戚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案韋彪傳彪之族孫著入山采藥不就徵靈帝卽位中常侍曹節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不得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旣服冠冕故解幅巾馮衍傳衍審知更始已沒乃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鮑永傳永知更始亾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詣河內

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周磐傳公府三辟皆不應臨終戒其子斂用濯衣幅巾注幅巾不加冠也符融傳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注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逸民韓康傳亭長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又法眞傳恬靜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乃幅巾詣謁三國魏志華歆傳孫策略地江東歆幅巾奉迎沈約宋書第十八卷禮志云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也

康成注經

康成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云云案

康成所注諸經周禮尤其精者此但言儀禮禮記不言周禮葢傳寫脫去又注云謝承書載康成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今所行十三經注疏內孝經注據疏云是唐開元中御製而疏則但題宋邢昺奉勑校定當非昺撰新唐書第二百卷儒學元行沖傳云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于學官然則此疏是行沖作明矣若藝文志所列梁皇侃唐賈公彥孔穎達與行沖皆有孝經疏彼三家所疏蓋用鄭康成注也鄭注自魏晉以來有之又有孔安國注則出於隋劉炫殆卽炫作行沖於御製序疏中謂

孔鄭二家皆非眞實又引齊陸澄說謂鄭注非康成所注又於篇首疏中歷詆鄭注爲僞其驗有十二又載開元七年劉子元司馬貞兩家議子元欲行孔廢鄭貞則以鄭爲優孔爲僞行沖雖並黜兩家而其意則尤不許者鄭也又有傳注者不知何人作序一篇云子元駁鄭有十謬七惑大約行沖十二驗即祖子元餘唾觀范蔚宗以爲出康成則可信矣乃自唐以來孔鄭並亾已久近日孔注從日本傳至中土而鄭注獨不可得誠恨事也

康成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案攷之北史

及三國王粲傳鄭學天下所宗豈但齊魯尉宗此言
稍陋然論云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
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贊云元定義乖孔書
遂明其推重如此則蔚宗非不知康成者齊魯閒一
語或偶承謝承華嶠之舊耳
其次於張純曹襃之後此有深意正是極盡尊崇蓋
純襃皆漢名臣手定典禮康成終身處士未嘗一日
登朝乃躋之使與並列自康成外何休服虔許愼皆
但入儒林不升列傳此與司馬子長進孔子於世家
義同王安石全不知三代貴貴尙爵制度輙譏子長

誠娭人也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五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八

晦日食

鄭興傳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興上疏曰日月交食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此條足與洪範鄭注相發

度尚

度尚傳尚爲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遷文安令

延熹五年自右校令擢荆州刺史粲縣長四百石或三百石令千石右校令將作大匠屬官六百石尚爲上虞長立曹娥碑時爲桓帝元嘉元年歲在辛卯見古文苑自辛卯至延熹五年壬寅凡十二年始遷至此

范觭班失

班彪固父子傳論云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此雖華嶠之辭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觭班氏之失如黨錮獨行逸民等

傳正所以表死節褒正直而敘殺身成仁之爲美也而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善讀書者當自知之幷可以想見蔚宗之爲人

袁宏論佛法

楚王英光武子傳敘英奉浮屠事李賢注引袁宏後漢記云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爲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

鍊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而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象焉有經數千萬言以虛無爲宗苞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潤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爲虛誕然歸於元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此段內有脫落處既據袁本

書以補之矣而有經以下則李賢所未及引千萬言言字亨以意增也試詳味之乃知佛法大意已盡於此明帝感夢事亦見西域傳亦見魏書釋老志唐聖教序要之袁宏最在前

魏書釋老志謂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得佛經不過四十二章而已襄楷當桓帝時上封事所引天神獻女於佛李賢注以爲出四十二章經是也今此書具存尚覺平實但就楷所言繹之漢末佛書恐不止此一種若止此一種則楷安得言之娓娓如此又

路粹誣奏孔融謂與禰衡放言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如寄物缾中出則離矣此等邪說不出佛書而何至袁宏是東晉人言佛經有千萬言則較多於漢世矣然猶未熾盛也王巾簡栖卒於梁天監四年所撰頭陀寺碑李善注所引經僅有維摩經（僧釋肇注又序又竺道生注又羅什注）華嚴經法華經（一名妙法蓮華經劉虬注）涅槃經瑞應經勝鬘經金剛般若經（謝靈運注）大品經泥洹經摩訶摩耶經頭陀經金光明經彌勒成佛經大灌頂經不退轉法經發迹經凡十六部所引論僅有涅槃論（僧肇）大智度論百

法論僧祇師十二法門序凡四部所引律僅有僧祇律曇無羅讖凡二部如是而已若圓覺楞嚴等之精深者猶未著也釋老志又言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事亦見資治通鑑一百四十八卷）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則其猥冗支蔓亦已甚矣至唐元奘法師往遊西域十有七年窮歷道邦得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以歸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宏福寺翻譯布之中夏（見聖教序）則較之南北朝蓋

已數倍之自開元以後南能北秀迭爲廢興下迄宋
元益不勝其繇矣

秀水朱檢討謂太原縣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
焉中有北齊天保時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
六又謂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見洞口石刻佛經林
立與風峪等皆北齊天保間刻又房山亦有之隋人
刻此三種今皆不可見然皆在魏後不知有出於一
千九百一十九卷之外者否武林盧學士文弨搨得風峪佛經予未見

胡廣傳敘次顛倒

胡廣傳自少至老歷敘事實及敘至靈帝立陳蕃被

誅代爲太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其下文則云繼母在堂朝夕瞻省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云云其下文則繼以性温柔謹素常遜言恭色直至陳蕃等朝會避廣時人榮之此段乃是總敘廣一生大略而其下文乃云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其下則盛稱死後褒贈之榮喪儀之美而結之曰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以下則又盛陳其著述之富以終之夫八十而有繼母人事之常不足爲怪然則自居喪盡哀云云以上俱是按年順敘之文而性温柔云云一段實係總敘宜在未嘗有也之下今横亘其間

敘次顛倒稍覺失倫此蔚宗偶不檢處

刺廣寓於襃頌

西京張禹孔光東都胡廣皆以文學著皆小人之至無恥而享大福者孟堅於張孔直筆詆斥盡醜描摹洵不愧良史矣而蔚宗於胡乃別換一種筆墨冷譏毒刺寓於襃頌誇譽中其黨惡誤國反爲藏過讀之輒爲擊節嘆賞亦不覺捧腹絕倒夫質帝爲梁冀所弒時李固爲太尉與杜喬執議必欲立清河王蒜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貪蠡吾侯志童昏欲立之廣與司空趙戒附會成之是爲桓帝於是李固罷黜

卒成冀手而廣即代固爲太尉廣之罪於是爲大桓帝立亂政亟行後雖誅冀而宦官之權轉盛漢亡實兆於此原廣之心非必欲亂漢也特貪位懼禍耳但鄙夫之誤人國家正爲患得患失使然當時廣若能與李杜同心立清河王無桓則亦無靈矣蔚宗作此傳全用美詞其前但敘順帝欲立皇后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欲探籌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乃立梁貴人則已明著廣之黨於梁氏矣時權在尚書郭史乃戚宦之黨廣又首先刱議冀勳德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見黃瓊傳及敘至質帝崩之下但云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

封青陽安樂鄉侯夫傾固而奪其位又以定策受封黨惡之罪顯然矣下敘冀誅則云廣坐不衛宮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深惡其倖免罪重而所坐輕也黃瓊傳則云廣坐阿附梁氏其總敘云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大議不全者何謂也至劣之行以蘊藉出之其下即云在公台三十餘年每遜位辭疾及免退歸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鄙夫情狀曲曲道破遍讀一遍此傳若有美無刺者而已不啻鑄鼎象之然犀照之且各傳中互見已多矣肆而隱微而彰其范史之謂乎

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

乃置之甕投之於江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云我於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晏元獻削去之夫求忠臣必於孝子廣之不忠自當不孝而傳中乃稱其朝夕瞻省繼母名高位極而瞻省小節可以爲孝乎又言居喪率禮無愆率禮無愆譽詞入妙此傳故作揚筆而浮泛其語以示意

生平忠言嘉謨只三事一是爲梁氏作地一則駁左雄改察舉制議論冗陋而亦與郭虔史敞同上其與

二人比周可知又載他人薦廣者只一事而其人亦卽同黨之史敞也蔚宗之筆刻毒至此總敘稱廣所薦擧皆天下名士而其前又言爲濟陰太守以擧吏不實免其事詳見左雄傳中

班超論有脫

班超傳論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案力能之下疑脫落四句

殷人遷洛

楊終傳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此指周公遷殷頑

民於洛邑殷民廸屢不靜惟逸惟頗事見多士多方等篇李賢注乃引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亳與洛非一地此注非

風俗通

應奉傳奉子劭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論曰劭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案劭著述今存者惟風俗通前明新安吳琯刻僅四卷予所藏有十卷元大德丁未無錫州守劉平父刻係三衢毛希聖所攜本有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序比俗刻多且倍之

然由今考之此書卷帙甚富此刻亦非全本即如李賢注所引出於此此刻外者甚多則知佚者多矣劭漢俗儒也風俗通小說家也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可謂知言王充傳云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此與風俗通品題畧同尤爲妙解葢兩書正是一類皆摭拾謏聞鄙書燕說也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